紅樓夢/第05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五十九回　柳葉渚邊嗔鶯叱燕　絳芸軒里召將飛符

話說寶玉聽說賈母等回來，隨多添了一件衣服，拄杖前邊來，都見過了。賈母等因每日辛苦，都要早些歇息，一宿無話，次日五鼓，又往朝中去。離送靈日不遠，鴛鴦，琥珀，翡翠，玻璃四人都忙著打點賈母之物，玉釧、彩雲、彩霞等皆打疊王夫人之物，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。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，十個老婆子媳婦子，男人不算。連日收拾馱轎器械。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，只看屋子。一面先幾日預發帳幔舖陳之物，先有四五個媳婦并幾個男人領了出來，坐了幾輛車繞道先至下處，舖陳安插等候。

臨日，賈母帶著蓉妻坐一乘馱轎，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，賈珍騎馬率了眾家丁護衛。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，并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。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。賈璉恐路上不便，一面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赶上賈母王夫人馱轎，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。

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，將兩處廳院都關了，一應出入人等，皆走西邊小角門。日落時，便命關了儀門，不放人出入。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，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系他姊妹出入之門，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，這兩門因在內院，不必關鎖。里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關了，自領丫鬟婆子下房去安歇。每日林之孝之妻進來，帶領十來個婆子上夜，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們坐更打梆子，已安插得十分妥當。

一日清曉，寶釵春困已醒，搴帷下榻，微覺輕寒，啟戶視之，見園中土潤苔青，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。于是喚起湘雲等人來，一面梳洗，湘雲因說兩腮作痒，恐又犯了杏斑癬，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來。寶釵道：「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。」因說：「顰兒配了許多，我正要和他要些，因今年竟沒發痒，就忘了。」因命鶯兒去取些來。鶯兒應了纔去時，蕊官便說：「我同你去，順便瞧瞧藕官。」說著，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苑。

二人你言我語，一面行走，一面說笑，不覺到了柳葉渚，順著柳堤走來。因見柳葉纔吐淺碧，絲若垂金，鶯兒便笑道：「你會拿著柳條子編東西不會？」蕊官笑道：「編什麼東西？」鶯兒道：「什麼編不得？頑的使的都可。等我摘些下來，帶著這葉子編個花籃兒，採了各色花放在里頭，纔是好頑呢。」說著，且不去取硝，且伸手挽翠披金，採了許多的嫩條，命蕊官拿著。他卻一行走一行編花籃，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，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。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布，將花放上，卻也別致有趣。喜的蕊官笑道：「姐姐，給了我罷。」鶯兒道：「這一個咱們送林姑娘，回來咱們再多採些，編幾個大家頑。」說著，來至瀟湘館中。

黛玉也正晨妝，見了籃子，便笑說：「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？」鶯兒笑說：「我編了送姑娘頑的。」黛玉接了笑道：「怪道人贊你的手巧，這頑意兒卻也別致。」一面瞧了，一面便命紫鵑挂在那里。鶯兒又問侯了薛姨媽，方和黛玉要硝。黛玉忙命紫鵑包了一包，遞與鶯兒。黛玉又道：「我好了，今日要出去逛逛。你回去說與姐姐，不用過來問候媽了，也不敢勞他來瞧我，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里去，連飯也端了那里去吃，大家熱鬧些。」

鶯兒答應了出來，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，只見藕官與蕊官二人正說得高興，不能相舍，因說：「姑娘也去呢，藕官先同我們去等著豈不好？」紫鵑聽如此說，便也說道：「這話倒是，他這里淘氣的也可厭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箸用一塊洋巾包了，交與藕官道：「你先帶了這個去，也算一趟差了。」

藕官接了，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，一徑順著柳堤走來。鶯兒便又採些柳條，越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，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。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，那里舍得去。鶯兒只顧催說：「你們再不去，我也不編了。」藕官便說：「我同你去了再快回來。」二人方去了。

這里鶯兒正編，只見何婆的小女春燕走來，笑問：「姐姐織什麼呢？」正說著，蕊藕二人也到了。春燕便向藕官道：「前兒你到底燒什麼紙？被我姨媽看見了，要告你沒告成，倒被寶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，氣的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。你們在外頭這二三年積了些什麼仇恨，如今還不解開？」藕官冷笑道：「有什麼仇恨？他們不知足，反怨我們了。在外頭這兩年，別的東西不算，只算我們的米菜，不知賺了多少家去，合家子吃不了，還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錢在外。逢我們使他們一使兒，就怨天怨地的。你說說可有

良心？」春燕笑道：「他是我的姨媽，也不好向著外人反說他的。怨不得寶玉說：『女孩兒未出嫁，是顆無价之寶珠，出了嫁，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，雖是顆珠子，卻沒有光彩寶色，是顆死珠了，再老了，更變的不是珠子，竟是魚眼睛了。分明一個人，怎麼變出三樣來？』這話雖是混話，倒也有些不差。別人不知道，只說我媽和姨媽，他老姊妹兩個，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。先時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，沒個進益，幸虧有了這園子，把我挑進來，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。家里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，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，這也還說不夠。後來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，藕官認了我姨媽，芳官認了我媽，這幾年著實寬裕了。如今挪進來也算撒開手了，還只無厭。你說好笑不好笑？我姨媽剛和藕官吵了，接著我媽為洗頭就和芳官吵。芳官連要洗頭也不給他洗。昨日得月錢，推不去了，買了東西先叫我洗。我想了一想：我自有錢，就沒錢要洗時，不管襲人，晴雯，麝月，那一個跟前和他們說一聲，也都容易，何必借這個光兒？好沒意思。所以我不洗。他又叫我妹妹小鳩兒洗了，纔叫芳官，果然就吵起來。接著又要給寶玉吹湯，你說可笑死了人？我見他一進來，我就告訴那些規矩。他只不信，只要強做知道的，足的討個沒趣兒。幸虧園里的人多，沒人分記的清楚誰是誰的親故。若有人記得，只有我們一家人吵，什麼意思呢？你這會子又跑來弄這個。這一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娘管著，一得了這地方，比得了永遠基業還利害，每日早起晚睡，自己辛苦了還不算，每日逼著我們來照看，生恐有人遭踏，又怕誤了我的差使。如今進來了，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慎慎，一根草也不許人動。你還掐這些花兒，又折他的嫩樹，他們即刻就來，仔細他們抱怨。」鶯兒道：「別人亂折亂掐使不得，獨我使得。自從分了地基之後，每日里各房皆有分例，吃的不用算，單管花草頑意兒。誰管什麼，每日誰就把各房里姑娘丫頭戴的，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，還有插瓶的。惟有我們說了：『一概不用送，等要什麼再和你們要。』究竟沒有要過一次。我今便掐些，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。」

一語未了，他姑娘果然拄了拐走來。鶯兒春燕等忙讓坐。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，又見藕官等都採了許多鮮花，心內便不受用，看著鶯兒編，又不好說什麼，便說春燕道：「我叫你來照看照看，你就貪住頑不去了。倘或叫起你來，你又說我使你了，拿我做隱身符兒你來樂。」春燕道：「你老又使我，又怕，這會子反說我。難道把我劈做八瓣子不成？」鶯兒笑道：「姑媽，你別信小燕的話。這都是他摘下來的，煩我給他編，我攆他，他不去。」春燕笑道：「你可少頑兒，你只顧頑兒，老人家就認真了。」那婆子本是愚頑之輩，兼之年近昏眊，惟利是命，一概情面不管，正心疼肝斷，無計可施，聽鶯兒如此說，便以老賣老，拿起柱杖來向春燕身上擊上幾下，罵道：「小蹄子，我說著你，你還和我強嘴兒呢。你媽恨的牙根痒痒，要撕你的肉吃呢。你還來和我強梆子似的。」

打的春燕又愧又急，哭道：「鶯兒姐姐頑話，你老就認真打我。我媽為什麼恨我？我又沒燒胡了洗臉水，有什麼不是！」鶯兒本是頑話，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，忙上去拉住，笑道：「我纔是頑話，你老人家打他，我豈不愧？」那婆子道：「姑娘，你別管我們的事，難道為姑娘在這里，不許我管孩子不成？」鶯兒聽見這般蠢話，便賭氣紅了臉，撒了手冷笑道：「你老人家要管，那一刻管不得，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。我看你老管去！」說著，便坐下，仍編柳籃子。

偏又有春燕的娘出來找他，喊道：「你不來舀水，在那里做什麼呢？」那婆子便接聲兒道：「你來瞧瞧，你的女兒連我也不服了！在那里排揎我呢。」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：「姑奶奶，又怎麼了？我們丫頭眼里沒娘罷了，連姑媽也沒了不成？」鶯兒見他娘來了，只得又說原故。他姑娘那里容人說話，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：「你瞧瞧，你女兒這麼大孩子頑的。他先領著人糟踏我，我怎麼說人？」他娘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，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，便走上來打耳刮子，罵道：「小娼婦，你能上去了幾年？你也跟那起輕狂浪小婦學，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？乾的我管不得，你是我尻里掉出來的，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！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的去的地方我到不去，你就該死在那里伺侯，又跑出來浪漢。」一面又抓起柳條子來，直送到他臉上，問道：「這叫作什麼？這編的是你娘的尻！」鶯兒忙道：「那是我們編的，你老別指桑罵槐。」那婆子深妒襲人晴雯一干人，已知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們有些体統權勢，凡見了這一干人，心中又畏又讓，未免又氣又恨，亦且遷怒于眾，复又看見了藕官，又是他令姊的冤家，四處湊成一股怒氣。

那春燕啼哭著往怡紅院去了。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，怕他又說出自己打他，又要受晴雯等之氣，不免著起急來，又忙喊道：「你回來！我告訴你再去。」春燕那里肯回來？急的他娘跑了去又拉他。他回頭看見，便也往前飛跑。他娘只顧赶他，不防腳下被青苔滑倒，引的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。鶯兒便賭氣將花柳皆擲于河中，自回房去。這里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，又罵：「促狹小蹄子！遭踏了花兒，雷也是要打的。」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不提。

卻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，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去問安。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，說：「姑娘救我！我娘又打我呢。」襲人見他娘來了，不免生氣，便說道：「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，還是買弄你女兒多，還是認真不知王法？」這婆子來了幾日，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的，便說道：「姑娘你不知道，別管我們閒事！都是你們縱的，這會子還管什麼？」說著，便又赶著打。襲人氣的轉身進來，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，聽得如

此喊鬧，便說：「姐姐別管，看他怎樣。」一面使眼色與春燕，春燕會意，便直奔了寶玉去。眾人都笑說：「這可是沒有的事都鬧出來了。」麝月向婆子道：「你再略煞一煞氣兒，難道這些人的臉面，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下來不成？」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，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：「別怕，有我呢。」春燕又一行哭，又一行說，把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。寶玉越發急起來，說：「你只在這里鬧也罷了，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？」麝月又向婆子及眾人道：「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著他們的事，我們雖無知錯管了，如今請出一個管得著的人來管一管，嫂子就心伏口伏，也知道規矩了。」便回頭叫小丫頭子：「去把平兒給我叫來！平兒不得閒就把林大娘叫了來。」那小丫頭子應了就走。眾媳婦上來笑說：「嫂子，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罷。平姑娘來了，可就不好了。」那婆子說道：「憑你那個平姑娘來也憑個理，沒有娘管女兒大家管著娘的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你當是那個平姑娘？是二奶奶屋里的平姑娘。他有情呢，說你兩句，他一翻臉，嫂子你吃不了兜著走！」

說話之間，只見小丫頭子回來說：「平姑娘正有事，問我作什麼，我告訴了他，他說：『既這樣，且攆他出去，告訴了林大娘在角門外打他四十板子就是了。』」那婆子聽如此說，自不舍得出去，便又淚流滿面，央告襲人等說：「好容易我進來了，況且我是寡婦，家里沒人，正好一心無挂的在里頭伏侍姑娘們。姑娘們也便宜，我家里也省些攪過。我這一去，又要自己生火過活，將來不免又沒了過活。」襲人見他如此，早又心軟了，便說：「你既要在這里，又不守規矩，又不聽說，又亂打人。那里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來，天天斗口，也叫人笑話，失了体統。」晴雯道：「理他呢，打發去了是正經。誰和他去對嘴對舌的。」那婆子又央眾人道：「我雖錯了，姑娘們吩咐了，我以後改過。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。」一面又央告春燕道：「原是我為打你起的，究竟沒打成你，我如今反受了罪？你也替我說說。」寶玉見如此可怜，只得留下，吩咐他不可再鬧。那婆子走來一一的謝過了下去。

只見平兒走來，問系何事。襲人等忙說：「已完了，不必再提。」平兒笑道：「『得饒人處且饒人』，得省的將就些事也罷了。能去了幾日，只聽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來了，一處不了又一處，叫我不知管那一處的是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我只說我們這里反了，原來還有幾處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這算什麼。正和珍大奶奶算呢，這三四日的工夫，一共大小出來了八九件了。你這里是极小的，算不起數兒來，還有大的可氣可笑之事。」不知襲人問他果系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